

自序

一九五四年夏，作家出版社和我們聯系，打算重印中國詩史。當時議定，中代與近代部分用一九三一年大江書舖初版的原文，古代部分用一九三七年的改稿，這改稿是因抗日戰爭爆發而中止印行的。到一九五五年春，全書校樣寄來給我們看，我們感到有必要向讀者說明幾句。

在重印的幾個月中，新中國的學術界裏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爲了在學術研究上特別在文藝工作上肅清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毒害，並且樹立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這個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這運動中，像我們這樣曾經被胡適反動思想所侵蝕過的人，的確受到一次不亞於三反運動的極其深刻的教育。現在運動尚未結束，但我們已經感到在認識上獲得了初步的提高。在重讀詩史校樣的時候，就更感到應該作些必要的修改。

這書初稿是在一九二五——三〇年間寫成的。那時我們一方面受了五四運動右翼的「整理國故」的影響，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瀏覽了一些一九二七年以後翻譯出版的左翼文藝理論書籍，在思想上是非常混亂的。在講到詩歌的萌芽和現代的詩歌時，我們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與波格達諾夫的錯誤理論。在全書六十萬字中，有不少煩瑣的考證，形式主義的批評，主觀主義的論

斷，因而抹煞了作品的社會意義。胡適在白話文學史裏的謬論，我們不止一次地移植了過來。後來在改寫古代部分時，又採用了一些所謂『漢學家』如瑞典的高本漢、德國的康拉第、法國的馬伯樂之流的不正確的話。現在如果原封不動地重印出來，那簡直是犯罪。

不過目前進行修改，也有許多事實上的困難。主要由於我們自己水平的限制，而且教學之餘也擠不出足夠的寫作時間，所以還不能在短期內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把全書從頭徹底改寫。同時爲了校樣的關係，也不能隨心所欲地愛怎麼改就怎麼改。在現在的情況下，比較容易做到的只是大量刪削，把現在我們能發現的比較嚴重的錯誤地方盡量去掉。去掉之後，要馬上把比較正確的話補進去，可就不那麼簡單了。我們覺得，即使不能補足，若能縮小錯誤的範圍，也可減輕我們良心上的責難。我們所担心的是，恐怕還有不少該刪而未刪乾淨的，這就希望讀者多提意見了。

我們熱烈歡迎一切批評，或者寫成文章發表，或者寫信給我們（由作家出版社轉）。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够全部另寫新稿，到那時這舊稿的重印可以停止了。

陸侃如

馮沅君

一九五五年四月，於青島。

總目

自序.....一

卷一 古代詩史.....一

篇一 詩歌的起源.....五

篇二 詩經.....九

篇三 楚辭.....八七

篇四 樂府.....一五七

卷二 中代詩史.....二五三

篇一 三國詩.....二五七

篇二 六朝詩.....三三三

篇三 初盛唐詩.....四〇三

篇四 中晚唐詩.....四五七

卷三 近代詩史

五三

篇一 唐五代詞

五七

篇二 北宋詞

六三

篇三 南宋詞

六七

篇四 散曲及其他

七五

篇一 三國詩

章一 導論

三國半個世紀乃是中代詩史上第一個段落。我們要敘述此時期內歷史的背景，必須上溯漢末的政治狀況。我們都知道東漢是個外戚與宦官衝突的時代。最後一次在一八九年，一面爲靈帝后兄何進，一面爲張讓趙忠等十常侍，結果是兩敗俱傷，而便宜了第三者董卓。他乘機竊得政權後，便萌異圖廢少帝，立獻帝，殺太后，掘帝陵，鬧不清楚。結果呢，變成衆矢之的而敗滅了。同時漢代的元氣却大傷，人人知其必亡。州牧太守均各爲自立計，霸佔本郡的財賦甲兵來互相攻伐。其見於正史而勢力較大者，約十二人。東北部是曹操，公孫度及劉虞。東南部是孫策，陶謙及袁術。西南部是劉焉及張魯。西北部是馬騰及韓遂。中部是袁紹及劉表。在這樣一個混亂的羣雄割據的局面中，居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而最稱雄材大略的，是曹操。所以，他們都次第爲操所滅。

當他併吞羣雄的時候，有兩個例外。一是東南部的孫權。他是孫策之弟，席父兄之蔭，蔚爲一方

重鎮。一是西南部的劉備。他本在陶謙部下，謙卒，備繼領徐州牧。由是而荊州，而益州，又得諸葛亮爲輔，遂不願居人下。二〇八年，備并力破操於赤壁，從此操的兵力不能越過長江，遂成三分之勢。二一六年，操自進爲魏王；二二〇年，操子丕稱帝，國號魏。二一九年，備自稱漢中王；二二一年，即帝位，國號蜀。同年，權自稱吳王；二二九年，即帝位，國號吳。三國的局面算是正式成立。但吳蜀自劉備諸葛亮遜孫權相繼逝世後，便無第一流的人才。而魏自二四九年曹爽被誅後，國政便統一於司馬懿之手。後其子師昭相繼執政，於二六三年率師入蜀，備子禪出降，蜀遂亡。翌年，昭自稱晉王；再過一年，昭子炎自立，國號晉。二八〇年，晉師入吳，權孫皓出降，吳亦亡。這是三國的結局。

以上我們略述從漢末混亂到晉初統一的歷史。在這短短的數十年中，又可分成兩個段落：一是建安初間，一是正始嘉平間。詩人的生活狀況，在這兩個段落中是不同的。我們先述第一個段落。此時的中心人物曹操父子最會籠絡文人。詩品說：

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蔚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平原兄弟』指丕植言，因植曾封平原侯；近人有誤認指機雲言，謂當改作『子桓兄弟』者，實非。）

文心雕龍亦說：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

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時序。）

曹植與楊修書有一段相同的話：

時人人自謂掘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我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

而曹丕的信裏則更詳述當時的情狀：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開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驚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悽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這是給吳質的信。吳質卽是以趨附曹丕而『封列侯』的人。又有一封信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這兩封信告訴我們：當時的文士詩人過的是比較安閑的附庸生活。

然而到了正始以後，便不然了。正始名士的領袖何晏既於二四九年爲司馬懿所殺，竹林七賢的領袖嵇康又於二六二年爲司馬昭所殺。其他文人之不得善終者尙多。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不再『託乘於後車』，而轉向藥和酒裏尋安慰了。所謂藥，名叫寒食散，亦叫五石散。它的來源很早。世說新語注引寒食散論說：

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効，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大概何晏是服散運動的中興人物。世說新語卷一也說：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五石』之名亦見博物志：

上藥養命，爲五石之鍊形，六芝之延年。

抱樸子則詳述藥的成分如下：

五石：丹砂，雄黃，白礬，石脂，青磁石也。

這本是種毒藥，但服得其法亦可轉弱爲強。服後必須走路，名曰行散。走後全身發燒，燒後又發冷。冷時宜脫去衣服，以冷水澆身，吃冷物而喝熱酒，否則便有喪生的危險。過後便不能常洗澡，穿衣宜寬大，宜舊，鞋襪也不能穿而改用屐，否則皮肉易破。如非深知藥性，常要得到很壞的結果，至少會

變成癡呆或發狂。同時喝酒的風氣也是特別盛。我們引兩件故事：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世說新語卷五。）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同上。）

總之，當時的文人，差不多不是藥鬼，便是酒徒。有些人便真個沉迷於藥和酒中，養成束書不讀，閉眼瞎說的清談世界，矯僞之風於斯爲盛。但第一流的才人却知道藥和酒不過是避免無謂的犧牲的工具，熱烈的內心是始終保存着的。當時有許多作品，便是這種內心的外洩。

三國文人的生活既先後互異，故產生的作風也不一致了。然這不同的作風，却同樣的使這半個世紀成爲中代詩史上一個光榮的時期。

現在我們要把三國的詩歌簡單的述一述。第一先要注意到五言詩起源的問題。相傳五言詩起於漢初，如玉台新詠所載枚乘詩，文選所載蘇李詩，以及古詩十九首之類。但是我們從各方面觀察，這些詩都是僞作，其時代總在漢末或更後。所以，五言詩的真正的來源，不在它們而在漢樂府。較早的郊廟歌中，是沒有五言分子的；稍後的魏歌中，有幾篇是雜言中夾以五言的詩句；而最晚起的相和清商

中，則有不少的純粹的五言詩。因此，便引起文人的模仿。最早爲一世紀的應亨與班固二人，二世紀前半期有蔡邕秦嘉二人，後半期有鄒炎趙壹高彪蔡瑛四人。他們的詩篇雖不多，文學的技術雖不甚高明，然五言詩所以能在建安黃初間正式成立者，實在是他們的功績。這一點在中代詩史開始時，是不能不特別表彰一下的。

其次，便要講到『七子』『三祖』了。七子中，孔融的雜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徐幹的室思，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地位最高的却要算王粲與劉楨。劉楨的詩有兩方面。一是慷慨磊落的，贈五官中郎將第三首爲代表，一是輕妙秀麗的，公議及贈徐幹詩中寫景的部分爲代表。王粲差可與劉楨比肩，如七哀及從軍等均爲傑作。至三祖中，當以曹操爲最重要。他愛好音樂，所作詩全係樂府。其中又可分爲兩個時期。前期的樂府大都是模擬漢樂府的，沒有很高的價值；不過有幾首無韻詩，却值得我們注意。後期則可說是創製的。在創製的樂府詩中，有些是關於政治的，常喜直用經文，遂致減色不少。又有些是抒情的，乃是曹操最成功的詩。曹丕的作品則樂府與徒詩各半。樂府中有些是模擬詩經的，有些是模擬漢樂府的，大都不值得注意。另外有幾篇比較好，如燕歌行之類。徒詩中笨拙者多，惟雜詩及清河作等篇稍佳。曹叡存詩較少，都是樂府。其中半爲四言詩，較曹丕爲佳，因爲他與曹操同樣的能脫離三百篇的束縛。五言詩則與曹丕同樣的拙劣，只有長歌行是較好的作品。大概三祖中，操爲上，丕次之，叡爲下。與七子三祖同時的，還有幾位小詩人。例如繁欽，他的定情詩實爲建安時的傑作之一。此外，繆襲的挽歌亦頗著稱。應璩的百一詩雖不甚佳，然也是轟動一時的作品。而

左延年秦女休行的質樸而自然的風格，也是很難得的。

在這一羣詩人中，曹植乃是最偉大的一個。他的徒詩與樂府存者近一百首。徒詩年代多可考，能藉以看出演進之跡。壯年的詩，以與當時文士徐幹應瑒王粲輩贈答之作爲佳。中年受曹丕的壓迫，頗劇，作詩不多，而以發牢騷的贈白馬王彪詩最稱傑構。晚年頗思有所建樹，雜詩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亦是佳作。他的樂府的年代不大可考。其中以抒情的與描寫的幾篇爲佳。說理的與祝頌的幾篇大都無精采，而遊仙的幾篇則完全是模仿漢樂府的。總之，在一流的大詩人中，如屈平杜甫等，曹植是遠在其下。在第二三流中，如蘇軾張可久等，他是無愧色的。

以上都是我們前邊所說第一段落的產品。如以唐詩喻之，有類於安史之亂以前的時期。到正始以後，便有點像唐詩的後半期了。（參看後邊論唐詩的幾章。）此時最重要的詩人是阮籍與嵇康。阮籍生當亂世，看到名譽與生命的無常，看到富貴與友誼的無常，引起他蔑視凡人，企慕遊仙，而把他所感到的寫下來，成詠懷八十餘首。嚴格的說，詠懷有三種缺點：一是教訓有點抽象，一是使事太隱晦，一是前後重複太多。但這是無關宏旨的，這八十餘首中確有不少好詩。嵇康的詩以四言爲主，大都能擺脫詩經的束縛，而努力說自己的話。在形式方面特點頗多：一是四言詩殿以五言，一是六言詩句句協韻，一是騷體詩句中用韻，一是樂府詩字句有定——這都值得我們注意。他如何晏，劉伶，嵇喜，阮侃及郭遐周等，也都有詩篇流傳下來，爲嵇阮的羽翼。

以下我們便分章詳述。

章二 五言詩的起源

五言詩的起源的問題，是中代詩史上應該首先解決的問題。

講起五言詩的起源，我們應該遠溯之於古代詩史上的樂府。漢樂府本來可以分成三組。第一組是貴族特製的樂府，如郊廟歌，燕射歌與舞曲等。這一組時代較早，其中五言的成分幾乎沒有。第二組是外國輸入的樂府，如鼓吹曲與橫吹曲等。這一組時代較後，頗雜有不少的五言詩句。我們舉上陵爲例：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

再舉有所思爲例：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此外如戰城南，君馬黃等亦然。第三組是民間採來的樂府，如相和歌，清商曲與雜曲等。這一組時代最晚（大都是東漢的作品），而五言的成分也最多。例如相和歌中的雞鳴：

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

又如清商曲中的飲馬行：

客從遠方來，遣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又如雜曲中的冉冉孤生竹行：

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

其他類此者尙多。——我們縱觀漢樂府，則五言詩起源的歷程便瞭如指掌。最早是沒有五言的（如第一組），其次在雜言詩中夾些五言的詩句（如第二組），最後方有純粹的作品（如第三組）。

以上是五言詩在樂府範圍以內的演進。在樂府範圍以外的，也是如此。西漢流行的歌辭，如戚夫人所唱的與李延年所唱的，都是雜言中夾些五言。到東漢方漸漸有作純粹五言詩的詩人。現在可考者計八人：

1 應亨（公元六〇年左右）。

2 班固（三二—九二年）。

3 蔡邕（一三三—一九二年）。

4 秦嘉（一六〇年左右）。

5 鄼炎（一五〇—一七七年）。

6 趙壹（一八〇年左右）。

7 高彪（一四〇？——一八四年）。

8 蔡琰（二〇〇年左右）。

此外如傅毅張衡辛延年宋子侯等，已詳前論雜曲中；孔融等建安七子，則歸後文討論。只有這八位，我們可以拿來代表五言詩的起源時期，故在此分別研究。

就我們所知道的而言，應亨是第一個作五言詩的詩人。他是汝南（今河南汝南附近）人，應立之姪，作品存者有贈四王冠詩一首，并有自序說：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

這年是公元六一年。五言詩時代之確鑿可考者，這是最早的了。全詩共八句，致祝頌之意：

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人咸飾其容，鮮能離塵垢。雖無

兕觥爵，杯醺傳旨酒。

這樣空洞的詩，距離五言詩成功的時期當然很遠。

其次是班固。他是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附近）人。他九歲即能屬文，九流百家之言無所不窺。其父以史記未載太初以後事，便另作一史，未成而卒。他潛精研思，欲就其業，竟以私作國史，被收下獄。其弟超詣闕上書，具言著述之意。明帝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作成一部漢書，凡百篇。漢書以外，他還有幾篇賦，以兩都爲最著。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征匈奴，請

他做中護軍。憲以諸子多不遵法而敗，他也免官，捕繫獄中，遂死，年六十一歲。他的五言詩留下來，的只一篇詠史。詩品說：

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嘆之詞。

其實這首詩並不很高明，大意述文帝時緹縈爲父請廢肉刑之事：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不過這是詩人所作五言詩中之較早者，故我們也不當忽視。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附近）人。他師事太師胡廣，好文辭，善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知道了，便命陳留太守督促遣發。他不得已，走到偃師，稱疾而歸。靈帝建寧中，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靈帝死，董卓爲司空，請他做尙書侍中。及卓被誅，他在王允坐中言之而歎。允收付廷尉治罪，遂死獄中，年六十歲。他長於碑銘，集中最多。他的詩除飲馬行疑不能明外，存者有三篇，其中只有翠鳥是五言的。翠鳥的性質頗近荀況的賦篇，名爲詠物，實則說理。例如他說：

這是描寫翠鳥的，但下文又說：

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

就技術方面看來，並不比班固高。

與蔡邕同時的是秦嘉。後漢書無傳，所以他的事蹟很難考知。他們夫婦間贈答的詩有一短序，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上計。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引他的與婦書，注道：

桓帝時仕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於津鄉亭。

關於他們夫婦的事蹟，還有數處。如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一引杜預女記：

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

又引她給兄弟的誓書，中有云：

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

通典卷六十九引晉賀嬌妻于氏上表：

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

繼秦氏之祀。

可見秦嘉卒時年歲很輕，子女或非親生。他的詩存者六篇，只有留郡贈婦詩三篇是五言的。其妻也長於詩，故詩品說：

夫婦事既可傷，文亦悽怨。

我們試看他怎樣的「悽怨」：

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夜長不能眠，伏枕獨輾轉。（其一。）

顧看空房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其三。）